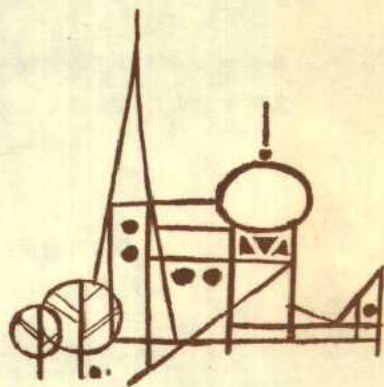




俄苏作家 论儿童文学

1058/9

俄苏作家 论儿童文学



周忠和 编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4037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904037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俄国和苏联二十二位著名作家、教育家和著名文艺理论家的有关儿童文学的论述、文章和专著计五十一篇。

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作家的儿童文学理论，在指导俄国和苏联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本书可供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儿童文学作者和其他少年儿童工作者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儿童文学专业和外国文学专业师生参考。

人物肖像画：金小胶

尾花：张 森

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

周忠和编译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125印张 281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02·11 定价1.22元

目 次

别林斯基

- 新年礼物。霍夫曼的两篇童话和伊利涅依
爷爷的童话 (3)
- 格利高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波将金(富尔曼
的历史中篇小说) (28)
- 列德金主办的《新教育丛书》杂志 (30)

车尔尼雪夫斯基

- 论应该让儿童读什么书 (39)
- 评《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 (47)

杜勃罗留波夫

- 法文书籍 (55)
- 儿童杂志一览 (68)

赫尔岑

- 在维亚特卡公共阅览图书馆开馆仪式
上的讲话 (77)
- 乔治·桑的童话《格里布尔奇遇记》序言 (79)

屠格涅夫

- 布特凯维奇《一个小姑娘的日记》序言 (84)
- 评查理·彼罗的《神怪童话》 (87)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

评里绍姆和文戈尔德编著的《附有图片和故事
的地理版画》及彼得罗夫编著的《自然地理教
程》 (93)

评福尔克尔著《世界通史初级教程》 (97)

尼·瓦·舍尔古诺夫

评阿·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编辑出版的儿童杂志
《儿童读物》 (102)

教育的影响 (108)

乌申斯基

论本族语 (114)

高尔基

给孩子们文学读物 (138)

论题材 (144)

论童话故事 (152)

关于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言)
..... (156)

给B·И·阿努钦的信 (160)

给罗曼·罗兰的信 (161)

为外国儿童图书目录作的序 (162)

苏联漫游 (164)

论不负责任和当代儿童读物 (166)

再论提炼语言 (171)

我是怎样学习的 (175)

克鲁普斯卡娅

关于儿童读物问题 (179)

儿童读物——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工具	(187)
我们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读物	(192)
论儿童读物	(198)
我们的儿童需要的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真正的 国际主义者的读物	(206)

马卡连柯

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	(213)
儿童文学的风格	(217)
答鲍伊姆同志	(227)
关于教育儿童的文艺作品	(232)
儿童时代与文学读物	(244)

阿·托尔斯泰

儿童读物	(253)
论儿童文学	(264)
科学-幻想小说	(267)

盖达尔

非凡时期的平凡传记	(269)
-----------------	---------

马尔夏克

关于儿童文学	(277)
--------------	---------

卡西里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98)
------------------------	---------

伊林

关于科学的故事	(304)
---------------	---------

巴尔托

诗和道德	(334)
------------	---------

谈儿童诗歌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341)

波列沃依

苏维埃儿童文学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

补充报告 (348)

列·谢·索鲍列夫

文学和我们的时代 (374)

米哈尔科夫

把一切优秀的东西都献给孩子们! (385)

谢·巴鲁兹金

培养新人 (396)

叶夫根尼·彼尔米亚克

儿童文学中的劳动主题 (406)

译后记 (414)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
维奇·别林斯基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 是十九世纪中叶俄

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一八一一年，别林斯基生于斯威阿堡。父亲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军医，工资微薄，家境清贫。

他从一八三三年开始发表论文和书评。一八三九年，他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担任编辑。一八三九年，参加《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主持文学评论栏。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经历了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从启蒙主义转变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

他的主要论著有：

《艺术的观念》(1841)、《关于艺术的话》(1842)、《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论柯尔卓夫的生活和作品》(1846)、《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答莫斯科人》(1847)等。

他在四十年代写下的重要论文，使他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奠基人。

别林斯基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俄国的解放运动，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称他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

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

别林斯基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十分重视俄国的儿童文学，写了不少论儿童文学的文章，也为俄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的关于儿童文学的论著有：

《新年礼物》（1840）、《学龄初期的儿童读物》（1846）、《列德金主办的〈教育的新图书馆〉杂志》（1847）、《罗蒙诺索夫》（1836）、《给儿童古代世界的故事》（1848）等。

他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纲领性的分析和阐述，从而使他成为俄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实际奠基人。

新年礼物。霍夫曼的两篇童话和 伊利涅依爷爷的童话*

.....

为了避免老调重弹，让我们调转笔来谈本文的主题——儿童读物的问题，然后对儿童读物予以简要的概述，以此来完成我们对一般教育问题的论述。

儿童读物如与教育本身相比，通常是更少为人所重视。简直可以说为人所蔑视。如有人购买的话，也只是为了浏览一下插图。甚至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让儿童读书弊多于利。这是一种荒唐的谬误和野蛮的偏见。

书籍是我们时代的生命。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无论是实干家还是无所事事的人，都需要读书，儿童也是如此。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给他们选择书籍；而且我们首先认为，让儿童阅读胡乱选择的书籍比什么书也不读还要糟糕得多，有害得多：前者的危害是肯定的，后者的危害倒并不肯定。拿儿童来说，我们从孩提时起就应该发展他们的审美感，把它当作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来加以培养。然而，决不能因此就可以把那些长篇小说、诗体作品之类的读物随便塞给儿童去阅读。没有什么东西比勉强而为地、不适时宜地提高儿童的精神世界更为有害、更为危险的了。儿童毕竟应当是儿童，而不应当是青年人和成年人。最初的印象是强烈

的，因而那种不合时宜的幻想，空洞而虚幻的理想，厌恶朝气蓬勃和健康有益的活动，偏爱童年时期生活中不应有的情趣和道理，这一切都是读书不加选择所引起的恶果。跨越成年时期而进入老年时期的青年人，就象年迈老朽要强装青年人一样，是令人望而生厌的。任何事物只有本身和谐、自身相称时，才显得美好、优雅。凡事各有其序。勉强的、过早成熟的儿童——是精神上的畸形儿。任何过早的成熟都不啻是对童贞的破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艺术作品真实的程度，要根据每个人能从中寻求到多少对存在于他自身的感情和他们熟悉的精神要求的解释而定。而当他在艺术作品中找不到对上述东西的解释时，他就只能在其中看到空洞的词藻，对其产生迷恋，从而使自己由一个质朴的、善良的人变为一个崇尚华丽词藻的空谈家，变成一个空虚的、令人厌恶的爱说漂亮话的人。对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在诗歌中找到反映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儿童，究竟能说些什么呢？不用说他们或者是在他们那么大的年龄就迷恋于那些令人厌恶的大言壮语和空洞说教，或者是独出心裁地胡乱解释他们尚不能理解的感情，并且将其变为自己牵强附会的、虚伪不实的感受和动机。但是为儿童着想，应当把音乐排除于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艺术之外。音乐是这样一种艺术，它不具体地道出任何一种思想，它好象是一种超尘脱俗的世界诸音，是一种体现为声响的对无穷事物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荡起汹涌澎湃的激情和对那无穷事物的向往，它能使人的心灵升华至具有崇高意念和飘飘欲仙的绚丽多彩的天外境界，那里是生活在地上的人们所向往的快乐的国度，从那里他们可以听到遥远古代的生活之音……音乐对儿童富有很

美好的感染作用。他们亲身体验这种东西愈早，对他们愈有好处。他们虽不能把音乐的难以名状的语言翻译成儿童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却能将它们铭刻在自己的心坎之上，而不会去任意曲解它们，也不会对音乐妄发狂论。然而，音乐能以它那世界的谐音充实儿童的幼小心灵，培养起他们对已经脱去了偶然性的生活奥秘的预感。音乐能给幼小心灵插上灵巧的翅膀，使其能从低洼的山谷扶摇直上，达到那灵魂向往的快乐国度，……

那么，究竟儿童可以读些什么书呢？应当从那些为各种年龄的人们编写的书籍中给儿童选择克雷洛夫的《寓言》，因为在他的寓言中，即令是很实际的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也被赋予非常引人入胜的、富有诗意的形象，而且其中所描写的一切又都那样明显地打上了俄罗斯智慧和俄罗斯精神的烙印。让他们阅读札果斯金的长篇小说《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书中洋溢着成人的精神温暖，充满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书又写得那样质朴，那样天真烂漫，完全没有刺激心灵的画面，而且又那样易为儿童的想象和感情所接受。让他们阅读赫倍尔^①的《燕麦羹》。这是一个充满稚气、散发着孩童般诗意的剧本，况且茹科夫斯基翻译得又极为出色。让他们阅读普希金的一些民间童话，例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它既具有高超的诗艺，又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所以不论是什么年龄、哪个阶层的人都觉得它易于接受，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道德观念。关于普希金的一些长诗，虽然不必把它们整本交给儿童阅读，但可以把其中的一些片断选读给他们听。例如选读《高加索的俘虏》中描写契尔克斯人的风俗民情的段落，《鲁斯兰·柳德米拉》中描写大会战的场

面：那尸骨遍野的战场，那勇士头颅的描绘。从《波尔塔瓦》中可以选读描写大会战和彼得大帝出场的段落；最后，可以选读普希金的一些短诗，例如：《先知奥列之歌》、《未婚夫》、《溺死的人》、《鬼》、《彼得大帝的宴会》、《冬天的黄昏》，以及西部斯拉夫人的一些歌谣；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则可选读《致俄罗斯的诽谤者》、《波罗底诺周年纪念》等诗篇。你可以不必担心儿童领悟不了多少，你还应当竭力使孩子们尽量少领悟一些，但要多感受一些。让他们的耳朵习惯于俄罗斯语言的和谐音响，让他们的心灵充满美感；让诗歌象音乐一样不经过头脑，而径直通过他们的心灵来打动他们，因为头脑的启迪会自有其时，也自有其序。让儿童听一些俄罗斯民间歌谣，略加删节地给他们选读一些基尔莎·达尼洛夫的诗体童话作品，都是大有裨益甚至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教育计划往往忽略民族性：往往不仅青年人而且还有儿童，他们能把高乃依和拉辛悲剧中的一些片断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能够讲述成打的关于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轶事，然而对自己民族的诗歌宝库、对于俄罗斯文学却一无所知，除非从带孩子的男仆和奶妈那儿听说，在俄罗斯有过一个沙皇彼得大帝。应该让儿童多多地观察了解一些普通的、全人类的和世界性的东西，但主要的是应当想方设法使他们通过本国的、本民族的现象去了解这些东西：即让他们在知道亨利、查理和拿破仑等人之前，不但先要知道彼得大帝，而且还要知道伊凡三世。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谁要是不属于自己的祖国，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专门为儿童而写的读物应该列入教育计划之中，作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的书刊读物中，就广义而

言，异常缺乏教育书籍。就是说，既缺乏儿童教科书，又缺乏儿童文学书籍。不过我们这种书籍贫乏的现象还不能构成对它的苛责。请看一看法国人、英国人甚至那些德国人的丰富的书籍吧，他们那里儿童读物倒是不少，但是他们的儿童却没有东西可读，至少说可以阅读的书籍是寥寥无几。拿法国说，为儿童写作的作家有别根·布里埃和让里斯女士等，他们写了难以数计的书籍，然而孩子们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获得可供他们阅读的丰富的读物。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儿童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这是一种天赋。这里不仅仅要求有才能，而且还要求有某种天才……不错，培养一个儿童作家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需要有一颗天惠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般天真无邪的心灵；需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洞察事物的敏锐目光；不但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还要有生动活泼的、富有诗意的、能够以活生生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幻想能力。不言而喻，热爱儿童，深刻了解各种年龄儿童的需要、特点和差异，也是一些极为重要的条件。

儿童读物的宗旨应当说不单是让儿童有事可做和防止儿童沾染上某种恶习和不良的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发扬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人类精神的各种因素——发扬他们的博爱感和对无尽事物的感觉。这些书籍的正面的、直接的影响都应当集中于儿童的感性，而不应集中于他的理性。感觉先于认识；谁没有感觉到真实的东西，他就不能理解也不能认识它。在儿童时期，感性和理性是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二者是互不相容的，是一方要排除另一方的；优先发展儿童的感情能使他们了解生活的丰富、和谐及诗意；优先发展儿童的

理性会使他们心灵中绚丽的感情花朵凋谢枯萎，使他们身上说教的杂草蔓延生长。儿童的智慧一旦陷入空洞的抽象之中，它在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生气勃勃的现象里所看到的只能是丧失掉精神和实质的僵死的形式和为它而下的逻辑定义，它是一个触之只能损坏牙齿的腐烂的胡桃壳。当然，片面性就是在教育领域内也是有害无益的。儿童的理性如同他的感性一样，也是要求得到发展的；但是发展儿童的理性要指靠教育的另一个方面——学习和学校来实现。小孩子一坐下来学习语法，他就进入了抽象事物、逻辑推理和定义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各有所归，精神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当妨碍它的另一个方面：让小孩子的理性在课堂上去发展，逐步地习惯于逻辑学科的严密性；让小孩子手持教科书去议论推理；以应付课堂学习；然而，只要学生一离开教室门，就让他与现实生活中真实而生动的现象接触，进入充满诗意的世界，进入“充满荣誉的创作”中去！书本在孩子手里就让它书本，生活就让它生活，井水不要去犯河水！啊，总会有那么一天，这种富有诗意的生活形象，带着它那玫瑰色的面颊，闪耀着快乐的眼神，挂着幸福而诱人的微笑，要从孩子的心目中消失的。因为多疑的、不肯轻信理性将把这种形象分解为肌肉、血液、神经和骨骼，最后给孩子展示出来的已不是原来那种迷人的形象，而是令人厌恶的骨架了。于是在儿童的心灵中就会产生惶恐不安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为什么？是何缘故？现实的生动现象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如果他能光荣地经受住这种心内的冲突：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冲破由惊人的理性力量所产生的矛盾，再次进入崭新的对丰满的生活进行比以前更高的、合理

自觉的观察的话，我们应当对他表示祝贺。如果他注定永远拘囿于对生活的理性观察的片面而狭小的范围内的话，我们只好对他表示惋惜……不过当他还是一个幼童的时候，我们应当让他充分享受一下直接而丰满的现实生活的原始天堂的乐趣，享受这种充满着纯洁的、童贞般欢乐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源泉就在于与大自然和现实保持天真无邪的、纯洁无瑕的和谐一致。

总之，你若有心为儿童写作，就不应当忘记，孩子们尚不能进行思维，而却能进行议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却能够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现象！如果有这么一种成年人，他对生活中的一切伟大事物都用他那把理性的小尺子去衡量，并且议论起宗教、艺术和知识就象议论种庄稼、造蒸汽机和说合有利的婚事一样，如果你对这种人很讨厌的话，那么一个爱滔滔不绝说教的小孩子，连“思维”尚且不能，就到处乱发“议论”，这样的孩子你会倍觉厌恶的。滔滔不绝的说教会使儿童身上的生活源泉、爱的源泉、幸福源泉趋于枯竭，它会把儿童变成年幼的老人，使儿童踩着高跷走路。我们现在的儿童读物不但不能抵制这种不幸的说教才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往往在孩子身上培养这种才能。且举儿童中篇小说为例，它们通常以什么特点见称呢？——以其编选得异常拙劣的、满篇充斥着道德箴言的故事情节而著称。这类小说的宗旨无非是欺哄儿童，歪曲他们心目中的现实生活。这类小说的作者通常挖空心思所要达到目的是扼杀儿童身上的一切有生气的东西，窒息他们那活泼淘气的天性（这些正是少年儿童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不是苦心为他们提出美好的方向，传授给他们善良、坦率、优

雅这类品德。而后苦心孤诣地去教孩子们周密思考、仔细斟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句话，把儿童变成明大理的说教家，只配去充当古典喜剧或悲剧里的角色。这些作者从不考虑，全部问题都在于内在的精神源泉；如果精神源泉充满爱的活力和典雅品德的话，那么它的外表也一定会是美丽的。他们也从不考虑，九九归一，再没有什么比双手插在口袋里盛气凌人地高谈阔论道德的儿童说教家更令人讨厌的了。那么，然后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然后他们就竭力说服儿童：犯任何过失都要受到惩处，做任何善事都要受到奖励。真理是神圣的——我们不去辩驳。但是对孩子们按照字面的、外部的、因而也是偶然的意义去讲解惩罚与奖励——就等于欺骗他们。可是，就大多数儿童读物的思想和观点（当然是极端的）来看，对善行的报应都是长寿富贵和合算的婚姻之类的东西。且举科采布^②的中篇小说为例，你不妨读一读，那是他专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读物。要知道，儿童只不过是缺乏经验、天真老实，但他们决不愚蠢——他们打心眼里嘲笑他们的贤明导师。如果说孩子们没有让他们任意欺骗自己的话，那算是孩子们三生有幸；如果他们真地相信了那些骗人的鬼话，那他们就太不幸了。不过痛苦的经验会使他们抛弃那些信念，会在他们心目中给美妙的大千世界蒙上一层黑色的幕纱。他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了解到：不知羞耻的懒汉常常博得赞扬，被誉为勤奋者；胡作非为者，拒不承认罪行而逃脱了惩罚，而坦白承认自己做了坏事的人，却要受到无情的惩罚；忠诚老实常常是不仅不能使人致富，反而使人陷入贫困。是的，不幸得很，每一个孩子都会了解到这一切；但他们并非每人都能了解：为恶事受惩罚正是由恶事